

周代的历法是复杂的，现保存下来的就有周历、夏历、殷历。  
《七月》篇中用的历法就是十月太阳历。

《七月》篇，是描述我国大约三千年前社会生活的一幅插图。它描述了奴隶们在一年的劳动过程中，累断了筋骨，流尽了血汗，劳动的果实，全被奴隶主们霸占，终年过着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的生活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

## 介绍刘勰著《刘子》的集大成校本

李 山

刘子是什么人？历来说法不一。有刘歆说，有刘孝标说，有唐贞观以后人说，多数则认为是刘昼或刘勰。刘昼北朝北齐人，通经好古，为人孤高，曾著《帝道》等书，文笔古拙；刘勰南朝梁人，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巨著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。自唐朝以来，一千多年过去了，究竟谁是《刘子》的作者，争论不休，迄今无法统一，连累而及，《刘子》一书也就长期没能得到充分的重视。

中国古籍历来被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个大类，除六经以外，凡著书立说成一家言者，统称为子，如儒家的孔子、孟子，兵家的孙子，等等即是。《刘子》多被列为杂家，又被勉强划入道家，在《廿二子》等结集重要子书的丛书中，均被收入。所谓“成一家言”，就是要对各种重要事物发表自己的议论，《刘子》所论涉及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艺等各方面，共分五

十五篇，内容丰富，议论通达，行文流畅，警拔之处，令人击节赞叹。其最后一篇《九流》，论先秦诸子得失，甚得其要，为《隋书·经籍志》子部各家序论所袭用，可见对后世影响之一斑。

除了作者归属以外，《刘子》一书的书名题署、卷帙分合及版本源流等亦甚复杂，各本的异文歧字又颇多。明清而下，何焯、黄丕烈、卢文弨等人及今尚健在的孙楷第、杨明照等前辈，都对《刘子》作过校订、研究，功不可没。

上海社会科学院林其镒和上海文学艺术院陈凤金，在前人的基础上，发愤校理《刘子》，附撰四万余言的《刘子作者考辨》一文，通过对历代著录情况和《刘子》本身内容及刘勰、刘昼生平的深入研究，清理了前人的各种意见，以大量材料证明，《刘子》的作者就是刘勰。敦煌遗书中有唐以前写本《刘子》残卷，已可证明《刘子》非唐贞观以后人作。敦煌遗书中又有《随身宝》一种，中有“《流子》刘勰注”之文，又有《杂抄》一种，卷中“九流”条目下注“事在《流子》五十五章”，所录正为《刘子》第五十五篇《九流》原文，王重民先生据此断定“《流子》刘勰注”必系《刘子》刘勰著无疑。唐释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亦有刘勰著《刘子》之说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有《刘子》，不注作者，注“亡”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明确著录《刘子》十卷，刘勰著，《旧唐志》所据为唐开元《群书四部录》，其例对前代注“亡”书，如重新检获，则据实书著录，这是有关《刘子》作者的最早的明确记载。至于《刘子》刘昼著的说法，始见于宋人所引唐袁孝政《刘子注序》等。清人姚振宗认为刘昼在北齐孝昭时著书《帝道》，当南朝陈文帝之世，已在梁普通后四十余年，阮孝绪《七录》作于普通四年，已录《刘子》，故《刘子》不应为刘昼所作。以上例证，已可表明《刘子》的作者应为刘勰。但林、陈二人不满足于此，他们又从二刘生平事迹及《刘子》的思想内容方面作了考察，并列举《文心雕龙》和《刘

子》对应材料二十条，说明两书的理论主张、材料选用和语言风格方面有很多的相似点。考辨言之成理，其结论如果为学术界所接受，必将引起人们对《刘子》的更大兴趣。

《刘子集校》广收《刘子》版本和有关《刘子》的注释、研究著作，对《刘子》全书作了详细的校勘。在十多个省市图书馆和有关人员的帮助下，集校者先后得到抄本刻本、名家校勘等参校资料近五十种，其中包括敦煌残卷多种，宋刻一种，明刻明抄十几种。囊括了现存的所有善本。校勘底本是乾隆重刊《汉魏丛书》本。如此广泛的校勘工作，不仅使原著中的许多疑点得以冰释，还可使读者从中看到一批珍贵版本的面貌。

年近九十的孙楷第老先生接读《刘子集校》以后，给集校者林陈两位写了一封长信，信中说：“此书校勘时所据本之多，用力之勤，度越前人，为《刘子新论》的校勘学立下了一个十分巩固的基础，是以辛苦换来的极有价值的著作。古人云：‘至诚所感，金石为开。精神一到，何事不成！’近来人好写东西，然大多数的人只是骛虚名，不肯苦用功。像你们这样用功，实在是近数十年间罕见的学者。”信中还详细论述了校古书的两种校法并指出了《集校》的一些不足之处。前辈学者嘉勉后学，词意恳切，令人感动。

除了《作者考辨》以外，《集校》还有三个附件，即一、集校所用版本及书目提要（四十五条）；二、《刘子》主要版本卷帙分合一览表；三、历代主要序跋（四十六则）。对于读者了解《刘子》的版本源流和前人对《刘子》的研究，很有帮助。顾廷龙先生的题签、马伯煌先生的序言、李希泌先生的题辞，亦为此书增色。

《刘子集校》已于一九八五年十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古籍出版社